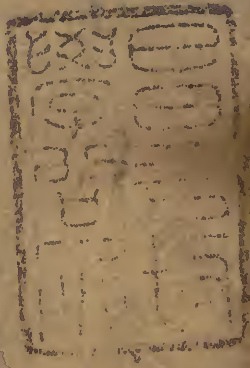


# 河東柳先生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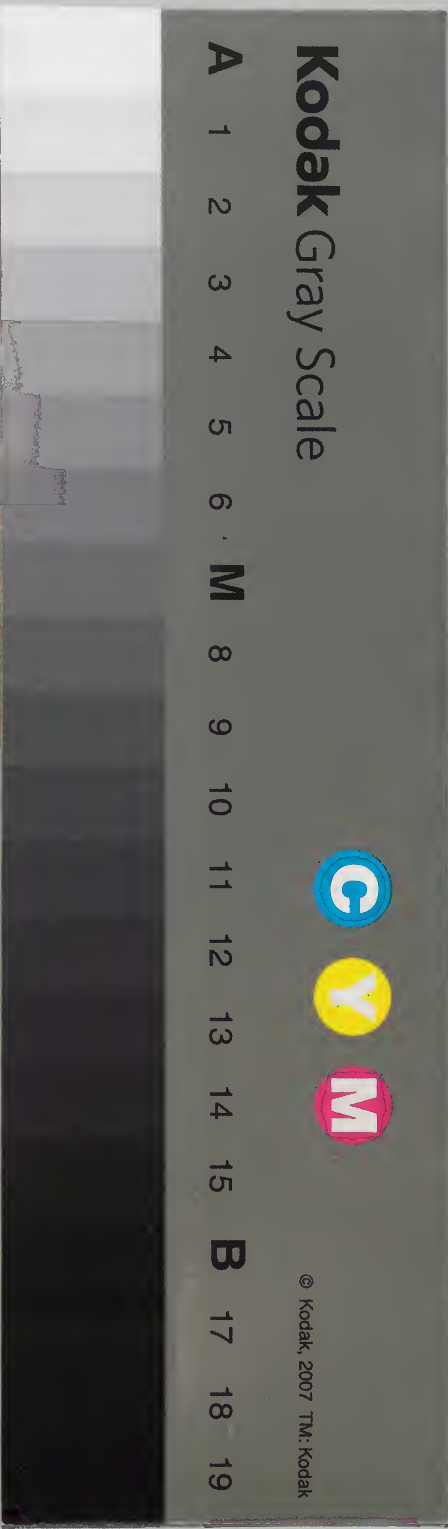
銘題  
雜題  
序  
題序



漢書門類		三四一號	九函	一二冊
------	--	------	----	-----

內閣文庫		三四一號	九函	一二冊
------	--	------	----	-----

內閣文庫		漢	3412
番號	漢	3412	
冊數	12	(7)	
函號	315	7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

淺草文庫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并序漢惠帝即位詔有司為高帝立原廟

至唐尚存載在祀典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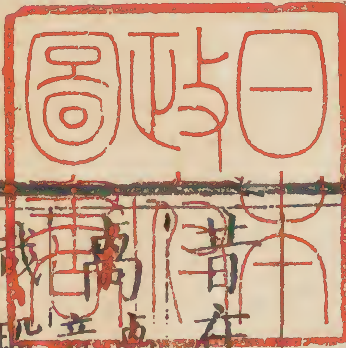
音薛與契之子佐命垂統股肱天下書元

一本作天子聖德未衰而內禪音檀元臣繼

天而受命四姓承休迭有中邦舜媯氏禹姁

契子氏堯之元臣五神環運炎德復起五德

其後迭有天下





也。至漢周道削滅秦德暴戾皇天疇庸審厥

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春秋晉史蔡

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又俾九臣之後

班固贊高祖贊及之又俾九臣之後九臣九

禹作司空棄為后稷契為司徒臯陶為士垂

為共工益為虞伯夷為秩宗夔典樂龍為納

言。九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績不墜厥祀

故曲逆起為策士周封舜後於陳陳之子孫

祖封曲逆侯。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奇如

神舜之胄也汝陰汝陰夏侯嬰所封嬰之先

滅弟佗奔魯悼公以其夏禹之後給

以采地曾為侯後因以為夏侯氏脫帝密

綱果為沛縣史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

故不傷嬰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摧虜暴氣

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鄼侯

之先出自子姓宋戴公裔孫樂太心平南宮

長萬有功封于蕭後因以為氏。鄼音贊

保綏三秦控引漢中項羽立沛公為漢王都

韓信東定三秦宏器廓度以大帝業禹之裔

也淮陰淮陰韓信所封信之先出自姬氏左

之子萬食菜於整齊天兵導揚靈威覆趙夷

魏拔齊殄楚覆趙謂斬趙王成安君陳餘夷

魏謂虜魏王豹定河東吞齊謂



虜齊王廣珍楚謂平陽平陽曹參所封參之先封曹以國為姓

會垓下有平項羽破三秦虜魏王高祖至漢中以參為將軍還定三秦

陽下或有破三秦虜魏王高祖至漢中以參為將軍還定三秦

與韓信攻魏絳侯唐徙居岐山之周原後因獲魏王豹

為氏曰周至於緝定楚地固劉氏皆稷之裔也

勃事漢封於緝定楚地固劉氏皆稷之裔也

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火德者必

唐帝之胄故漢氏興焉翼炎運者必唐臣之

孫故羣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

厚探昊穹之奧旨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于

大澤以承其靈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帝斬之後人至蛇所老嫗

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建赤旂於沛邑以

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

昭其神高祖為沛公假手于嬴以混諸侯

姓謂秦併六國憑力于項以離關東謂項羽

而復歸于漢謂項羽

關東奉纂堯之元命管切而四代之後咸獻

其用得乘木之大統謂用木而秦趙之盛不

保其位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

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

昭武成之德高祖十二年過沛歌曰大風起



為湯沐之邑沒為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

魂遊于此

高祖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台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

沛其以沛為

惟茲原廟沛宮之舊也

惠帝詔都國立

原廟原重也

祭蚩尤於是庭而赤精降

高祖既為

沛公祀黃帝祭

導靈命於是邦而群雄至登

布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繼其緒化環堵為

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

河之長蓄靈擁休此焉發跡蓋以道備于是

而後行之天下制成于是而後廣之宇內天

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

于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

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

慕焉故高帝定位建茲闕宮

詩闕宮有恤建茲闕宮即上云

沛宮也

惠皇嗣服爰立清廟

見上

綿越千祀

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斷

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歟

以約法之仁

高祖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安知不流其神

睠

與眷同

相舊邦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慶統



天之遺烈安知不奮其聖化太祐於下土歟  
然則展慶乞靈烏可已也銘于舊邑以迪天  
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勳音勳揖讓而退祚于後昆

群蛇輔龍晉世家文公卽位賞從亡者未至

見子推從者憐之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

蛇爲輔龍已乘雲四蛇各入其字一蛇獨怒

終不見所以翊天門翊音工登翼炎運唐臣之

孫秦網旣離鹿駭東夏長蛇封豕左傳封豕

豕食上國封豕天猪也蹈躍中野天復堯緒鍾祐于劉赫

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旂沛廷約從諸侯從將

豪暴震疊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疇勦

殄霸楚勦子遂荒神州詩遂荒區宇懷濡黔

黎輯柔表正萬國焱靈用休定宅咸陽以都

上游留觀本邦在鎬如周詩王在豐鎬文王

穆穆惠皇宗裡克承崇崇沛宮清廟是憑原

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舉嚴祀建旂

纛鼓纛許僅切遂據天位魂遊故都永介丕

址煥列唐典見題嚴恭罔墜勒此休銘以昭



本始

劔門銘 并序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尤俗剽也 尤 雜

嗜為寇亂皇帝元年八月師喪衆暴亦 貞 元 年 八 月

劔南西川節度使韋臯卒群疑不制妖孽煽行亦 作 孽 切

怙恃富强滔天阻兵書 象 恭 滔 天 左 傳 阻 兵 安 忍 臯 旣 卒 度 支 副 使

劉闢自為留後諷諸將劉 闢 自 為 留 後 諷 諸 將 徵 旄 節 時 帝 卽 位 欲 靜 鎮 四 方 卽 拜 檢 校 工 部 尚 書 西 川 節 度 使

關意帝可用益驚蹇關 意 帝 可 用 益 驚 蹇 三 川 攻 陷 他 部 北 包 劔 門 欲 吐 不 臣 語 求 統 三 川 攻 陷 他 部 北 包 劔 門 欲

東川卽以兵取梓州憑負丘陵以張驚猛堅以 所 善 盧 文 若 節 度 東 川 卽 以 兵 取 梓 州 憑 負 丘 陵 以 張 驚 猛 堅

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

梁守臣蜀 為 古 梁 州 之 地禮部尚書嚴公以國害為

私讐以天討為已任宰 相 杜 黃 裳 薦 神 策 軍 使 高 崇 文 勇 畧 可 用 元

和元年正月以崇文為行營節度使將步騎和 元 年 正 月 以 崇 文 為 行 營 節 度 使 將 步 騎 五 千 為 前 鋒 率 京 西 兵 馬 使 李 元 奕 東 川 節

節度使李康山南西道推仁仗信不待司死節 度 使 李 康 山 南 西 道 推 仁 仗 信 不 待 司 死 子 孟

有司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有 司 死 而 人 致 其 命 立 義 抗 憤 不 待 喋 血 文 漢

紀今已誅諸且 新 喋 血 京 師 喋 大 而 士 一 其 頗 切 字 當 作 蹀 蹀 謂 履 涉 之 也

心悉師出次祗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于

是儲侍饗資儲 音 厨 侍 直 里 切取其豐穰乃遣前軍



嚴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當作右師

逾利州蹈寇地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

于劔門大攘頑噐諭引劫脅蟻潰鼠駭險無

以固以下一收奪利地以湏王師自漢原至

神泉凡數十合下劔門覆盪口收劔州破契丹命裨將可提彌珠斬虜之特將文昭德

剗剗腎腸振拔根柢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勲

力擊鼓一振音元戎啓行詩元戎十乘取

其渠魁以為大戮九月崇文克成由公忠勇

憤排上房吻切下音斐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

關險阨夷為大塗兼沮害氣對乎天意致用

休嘉議功居首增秩師長傳云劉闢反以儲

左僕射進為大藩宅是南照十月以礪為將校

羣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蜀在星分野為井絡在卦為坤維

絡時惟外區張載劔閣銘云矧茲陝隘上為井

山為門環于蜀都叢險積貨混并羗鬻書牧

庸蜀羗鬻微盧彭濮八國蠻戎狄屬文王

者國名羗在西蜀鬻微在巴蜀○羗駘羊切

鬻音狂猾窺隙信信嘯呼猛信犬信犬吠聲楚詞



斤切折同憑據勢勝厚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

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巴渝在唐屬劔南道乃出王旅

乃咨列嶽牧臣司梁嚴即謂礪當其要束器備攸

積糗糧是蓄書時乃糗糧糗乾飯人無增賦師以饒足

喋血誓土一作土玄機在握分命貔貅上音皮下音休陳為

犄角左傳譬如捕鹿晉人犄之諸戎右逾岷

山左直劔門攻出九地孫子云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

乎九天之上上披重雲攀天蹈空夷視阻艱破裂

層壘殄穢羣頑內獲固圉左傳亦聊以固吾圉也外臨

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嘽詩王旅嘽嘽他丹切

大憖囚戮大憖謂闢也書元戎夏咸歡帝圖

厥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于藩邦之清

夷人以完安銘功鑒亂永代是觀

塗山銘 并序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

和寧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詩儀刑文也當

乎洪流方割書湯湯洪災被下土自壺口而

導百川書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大功建焉



虞帝耄期承順天曆書舜宅帝位三十有三

之曆數在汝躬自南河而受四海孟子云舜

於南河之南訟獄謳歌者不之堯之子而之

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

諸侯左傳哀七年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

塗山孔安國云塗山在壽春東北書云娶于

焉功莫崇乎禦大災禮記能禦大災則祀乃

賜玄圭以承帝命書禹錫玄圭位莫崇乎執

大象老子下往乃輯五瑞以建皇極五瑞即

音輯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

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

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

德而右功右亦尊也帝王之世崇德而賞功故堯

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

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三

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

當位作聖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

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



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

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違寧吳伐越墮會稽山獲骨節專車吳子

使來聘問之仲尼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

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

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

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

為公侯羽旄四合於鄭鄭人與之周禮至羽

者也羽旄四合於鄭鄭人與之周禮至羽

為檉析羽為衣裳咸會衣裳之會十有一未

嘗有歆虞恭就列俯俛聽命然後示之以禮

血之盟樂和氣周合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

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

距太康而帝業不守啓禹之子太康啓之子

甘之野作甘誓五子之歌注太康盤于皇祖

遊田不恤民事為羿所逐不得反國之訓不由書皇祖謂禹人亡政墜卒就陵替

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

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

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

得獨光于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

是山昭四年左傳椒舉言于楚子曰康聲垂

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



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侯衛五等統

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

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弼聖

謨則戮防風一本明則作明遺骨專車見上

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宣昭黎憲一作耆定混

區音傳祚後胤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

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卽山刊碑貽後訓

則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并序唐孝友傳

典亦有志行柳宗元為作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

某上所部編戶與岷李興父被惡疾歲月

就亟一作疾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

已不能啖上音淡下妹宿而死興號呼撫

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漬疾智切

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苫茨謂以伏匿其中

扶服頓踊扶服卽匍匐也晝夜哭訴孝誠幽



達神爲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  
寸廬中醴泉涌出奇形異狀應驗圖記此皆  
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案  
與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  
釋耒爲業一作而能鍾彼醇孝醇音超出古  
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  
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史記稱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宜加  
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  
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制曰

可其銘云一本無上三字

懿厥孝思詩永言惟茲淑靈稟承粹和篤守

天經天經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

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詩高高在

上曾不是聽創巨痛仍號于穹旻捧土濡涕

頓首成墳陷膺腐皆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

獸踟躕上音馳下音厨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

位二位也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

帝有虞以孝烝烝舜克諧以孝烝烝又仲尼述經



以教于魯

孔子孝經為魯參而作

惟昔曾侯見命夷宮

國語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穆仲曰曾侯孝王曰然則能治其民矣乃命曾

君伯節立稱於夷宮是為孝公注云夷宮其

者魯命必於祖廟古亦有考叔寤莊稱純

鄭莊公寘姜氏于城穎穎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

孝也愛其母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路

涕慕里鄰邦伯章奏稽首慇懃上動帝心旁

達明神神錫秘祉三秀靈泉三秀於山間靈泉即帝命荐加亦表其門統

上所云醴泉湧出也

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十萬億齡言其無窮也

武岡銘 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黔音蠻獠雜擾蠻獠

西南夷名獠音老盜弄庫兵元和六年辰

又竹絞切亦作獠黔中觀察使督欽苛刻因聚眾叛殺長史劫

據辰錦諸州連九洞以自固九月以蜀州刺賊脅守帥南鈞牂

史崔能為黔中觀察使貶牂州刺史

牂州刺史賊脅守帥南鈞牂

牂州刺史賊脅守帥南鈞牂

牂州刺史賊脅守帥南鈞牂

牂州刺史賊脅守帥南鈞牂



銅獸符

漢制郡守置銅虎符竹使符發兵遣

各分其半以與之發庸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

庸蜀謂劔南東西節度荆

南節度漢謂山南東道節度南越謂廣州節

度東甌謂福建觀察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遁逃不卽誅

時惟潭部戎師湖南觀察使御史中丞柳公

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岡武岡縣名不

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

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

怨號呻吟喜有攸訐投刃頓伏時黔中觀察使崔能判

節度使嚴綬及公綽討之三歲不能定綬上

言曰臣今謹以便宜先遣所部將李志烈齊

降乃獨詔綬招伯靖亦上表請隸荆南乃

地乞降綬命志烈復往伯靖遂以其家屬

秀和等詣江陵就戮詔綬皆縶麾下將以撫

之以伯靖為右威衛願完父子卒為忠信奉

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母弟生壻繼來

于潭咸致天庭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兇渠同

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為藥石

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以公綽為鄂

公綽傳不書其平伯益兵三倍為時碩臣殿

靖之功豈史逸之耶



于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

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呼哀二十一年左傳齊人歌曰魯人之

年數年不覺使我高若寒去裘昔公不夸首

級為已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

由公之仁小不為虺域虺蝮蟲也域短狐也似鼈三足○虺許偉

切域音惑又越偏切大不為鯨鯢宣十二年左傳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

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鯨鯢以喻不義之人恩重事特不邇而遠莫

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鄰一作

類以示我子孫一有彌字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今

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嶺音嶺高也巫水之磻巫水五溪也音磻魚

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谷竄披攘仍亂王師

來誅來一作未斯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

師定命援一作授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

我塗四闔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

骨而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

螫賊詩去其蝥蝥及其蝥賊釋蟲云食根蝥食節賊○蝥音牙由公而仁

我始寇讐由公而親山攷澤獻周禮有獻人獻與魚同攷



音輸賦于都陶穴刊木詩陶復陶穴室我姻

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撰著以占又音舌撰切

著一作折筭公宜百祿皇懋公功陟于大邦謂遷

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穴之丹辰州有丹穴有犀

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恒遵公

則勗余之世永謹邦制一作以南夷作詩刻

示來裔

井銘 并序

始州之人謂柳各以甕甝負江水甕甝類大

也雅云康瓠謂之甕甝五計切莫克井飲崖岸峻厚

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

恒為咨嗟怨惑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

三月朔命為井城北隍上隍城未晦果寒食

洌而多泉易井洌寒泉邑人以灌其土堅埒

說文云埒堅也巨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圖

談康諸軍事牙將米景鑿者蔣晏凡用罰布

六千三百周禮鄠人掌斂市之罰布注罰布

之曰泉役庸三十六大甕千七百其深八尋有



二尺八尺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

于政似續也其來日新一作盈

舜禹之事晏元獻曰此文與下謗譽咸宜等篇恐是博士韋籌

作所

魏公子丕由其父得漢禪音還自南郊謂其

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魏文帝初元十一月文帝升壇卽祚

魏氏春秋曰禮畢帝顧謂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丕以來皆笑

之柳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丕若曰

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

笑者之不知言未見丕之可笑者也凡易姓

授位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

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

天下能乎吾見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為亂

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

也堯之得於舜也以聖舜之得於堯也以聖

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柰愚人何其立於朝

者放齊猶曰朱啓明猶一作獨而況在野者乎堯



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已而繫  
 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  
 使天下咸得其人。仁一作命二十二入興五教，  
 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曆數，齊  
 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  
 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  
 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隕然隕徒回切，  
 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  
 為在哉？或曰：堯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

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  
 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舜之與禹  
 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  
 也。晚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不  
 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  
 反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官  
 董袁陶之賊生人盈矣。謂董卓袁紹不之父  
 攘禍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  
 已。無漢之思也。不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為晚



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  
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  
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  
異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  
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  
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  
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載子  
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於  
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  
德乎堯者益已死矣其幼而存者堯不使之  
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謗譽

凡人之獲謗譽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  
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  
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  
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至不  
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  
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則道必拂于君而利



必及于人由是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  
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  
於上位則道必合于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  
譽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  
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  
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  
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  
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  
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

人之口則羣而郵之

郵謂如首  
郵之傳也

且置於遠邇

莫不以爲信也豈唯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  
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  
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  
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爲不少矣其  
謗孔子者亦爲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  
時之貴顯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  
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  
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載之向之



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  
或曰然則聞謗譽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  
是惡可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  
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  
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譽乎人者吾  
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  
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  
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之石吾又安取  
懼焉取一作敢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

榮焉知我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  
自善而已矣

咸宜

遭興運而爵位遇亂世而誅戮  
柳子咸以為宜使居爵位而皆  
賢被誅戮而皆不肖胡為不宜  
哉然世亦有如劉文靜裴寂之  
徒當李唐之興非有卓絕之姿  
而尸天之功卒之被躁妄誅被  
妖言斥有愧於蕭曹之輔漢遭  
興運而爵位皆謂之宜可乎世  
又有如陳蕃孔融之徒當東漢  
之末竇后臨朝曹節王甫諂諛  
得幸陳仲舉以名賢參政為黃  
門所困卒死於蹋踖曹孟德以  
鬼域之姦謀遷漢鼎孔文舉直  
論乖忤終以積嫌迨繫而棄市



遇亂世而誅戮者皆謂之宜可乎

興王之臣多起汗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隸出以為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訕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為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饑伏墻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固劫戮困饑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後為禍也卓曜謂董彼困於昏

亂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平難澤物之德不施于人一得適其僚僚向其進晚爾而人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技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僚其死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鞭賈

此篇端以諷空空於內者賈技於朝求過其分而實不足賴云以老芋為伏神以施施為偽鞭于厚之作意在憤世嫉邪耳然于厚所談者不外乎棄乘輕舉之道柰何乃以伊用管葛輕舉當路小人自取敗咎言行相反如是而罪市人鬻者之欺于厚



真欺人耶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

孟子布帛長短同則

賈相若。賈音嫁。

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

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以五萬而後

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

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

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

文一本有指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爪按曰指。

亡治切舉之翩然若揮虛焉翩飛也。純招切。余曰子何

蠟

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

者云余乃召僮爚湯以濯之爚温也。音簫。則漱然

枯漱音速蒼然白嚮之黃者梘也梘木實可以染黃音支。

澤者臘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

郊爭道長樂坂下坂坡也。音反。馬相蹠蹠蹋也。莊

背相蹠蹠徒計切。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馬蹠不已

墜於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

無所賴者今之梘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

朝一有者字。賈音古。當其分則善一誤而過其分則



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  
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  
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  
空之內糞壤之理而責其大擊之効惡有不  
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一無者字

吏商

聖賢之道行之以誠區區名利  
一切處之以無心子厚為廉將  
以為商使天下之廉者皆執是  
說以要利祿則必有弊車羸馬  
惡衣非食以沽名譽者多矣率  
天下以為偽未必不自斯說啓  
也

吏而商也汙吏之為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為  
利也博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為曹資藉也  
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  
貨有苦良周禮辨其苦良盜賊水火殺斂焚溺之為  
患斂與幸同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  
者死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遂作者一名汙吏惡能  
商矣哉廉吏以行商行下孟切下同不役傭工  
不費舟車無資向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  
苦盜賊不得殺斂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



愈尊身富而家強子孫葆光葆大也音保是故廉

吏之商博也苟修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

為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

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

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

道廉察也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

又不改則其為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以為

章赭赤也章猶枚也史記山居涸海以為鹽

也涸竭也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為貨

燒如消切虬音九又音巨臭不可當也窒以密石舉而投

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棄糞耶其一徹

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然笑曰呀然貌

○呀虛牙切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

其北無北其南無南旦則浴日而出之夜則

滔列星涵太陰太陰月也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為

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霾音埋必泊之西溘音誓

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

海之棄滴也而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曉



蛇之與居其狹咫也曰八寸又冥暗若是而同

之海不亦羞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為汝

挾石破瓠盪群穢於大荒之島盪音而同子

於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悅曰我固

同矣吾又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

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狹不足

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穢亦

海也狹亦海也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

來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

號而祈曰吾壽是久矣吾以為是固然不可

異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目我以故海之

棄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窒旋

吾波不足以穴瓠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

願若幸而哀我哉東海若乃挾石破瓠投之

孟諸之陸盪其穢於大荒之島而水復於海

盡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臭腐

處而不變也今有為佛者二人同出於毗盧

遮那之海而泊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



瓠而窒於無明之石而雜於十二類之饒虵  
十二類謂子為鼠丑為牛之類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  
毗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  
也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脩無證無佛無衆  
生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  
有事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  
而一定一有大患者至矣其人曰子去矣無則字  
亂我其一人曰嘻吾毒之久矣吾盡吾力而  
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雜

五濁而異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  
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為陳西方之事  
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  
接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群惡集萬行  
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  
十二類同而不變者也夫二人之相遠也遠  
遠作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  
矣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元和五年十一月公

與揚誨之書云足下所待韓生  
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  
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下必  
罪併也。退之毛穎傳見韓集  
三十六卷

此不復載

自吾居夷

謂為司馬

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

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又不克見揚子誨之來

誨之  
楊憑



子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擊搏  
 也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  
 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爾雅媲配也匹詣切肥皮  
 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  
 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說文俳戲也音  
 排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  
 不爲虐兮此詩洪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滑稽  
 也稽同也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  
 非言能亂同異也滑稽字音骨稽字音雞  
 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

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掬音菊溜則

罷憊而廢亂罷音疲憊故有息焉游焉之說

禮記不學操縵不能安絃禮記之文注云操縵雜弄也

刀切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禮記大羹

不和注云大羹肉汁也不加鹽梅玄酒在節之薦節謂全體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

小蟲水草榘梨橘柚榘似梨而酢橘柚似苦

鹹酸辛雖蜚吻裂鼻蜚蟲螫也音縮舌澁齒

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呂氏春秋云文王嗜



昌蒲菹。孔子聞而効之。縮頸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菹側魚切。亦作菹。屈到之

芟。楚屈到嗜芟。有疾。召宗老屬之。曰。曾皙之

羊棗。孟子。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曾點字

之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

弛焉。而不為虐歟。禮記。張而不弛。文武不為

切。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

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

焉。其必決。而放諸陸。國語。防民之口。甚於防

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太

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

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

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

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細瑣

也。猶咕咕然。然動其喙。咕。多言貌。他。彼亦

甚勞矣乎。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瑾嘗為萬

誌其墓碣。謂其撰崇豐二陵集

禮藏之南閣。如序所言。瑾音

僅又渠。中切。

可更卷三

三



傳曰持書執禮

論語

禮不執則不行

一無禮執二字

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

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

說而大典闕焉

周禮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唐初徙凶禮第五顯慶三年正月

許敬宗李義府上所修新禮以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卹一篇自是天子凶禮遂闕國有大故則臨時採綴附比以從

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

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

貞元二十一年正月

德宗崩元和元年正月順宗崩

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歲

永貞元年十月德宗葬崇陵元和元年七月順宗葬豐陵司空杜公由太

常相天下

貞元二十年杜黃裳相元和二年罷其後檢校司空

連為禮

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

裴瑾字封

叔河東人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

秘

元中擢明經第其學於禮家尤治高郢為太常卿奏為主簿再辟禮儀使府內之

則攢塗秘器

攢積木以殯也漢舊儀云東園秘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

四尺切通攢但象物之宜

謂塗車芻

外之則復

土斥上

漢文紀張武為復土將軍復土謂穿

土復反也漢惠紀賜視作斥土者將軍四復金服虔云斥土壙土如淳曰斥開也開土地



為冢壙故以漢文贊治霸陵上之因山之制因其山不起墳

則顧命典冊顧命臨終之命謂遺詔也與文物以受方國

方萬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

其肅恭禮無不備晏本下且且苞并總統千

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

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

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

其所刊定及奏復于上辨列于下聯百執事

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書閣

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者或無近字或無者字或無而古

二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

玄成韋孟彭城人為楚元王傳作詩諷諫自

為郎元帝時奏罷邵國廟鄭玄以箋註師漢而禪代之儀

卒集于小周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注周易

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等孫小周仕魏高貴

古禮鄉公崇三老五更以小周為五更車駕躬行

焉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頗通諸家

家初立舉誼孫二人至郡守嘉最好學能世其

家盧植以儒學用而謀為祭法植字子幹涿



為北中郎將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五世孫

謹字子諒事晉為中書侍郎撰祭法注莊子

行於舊史咸以為榮今裴氏太尉公謂瑾之行

也儉以禮匡義嗣侍中公以禮議封禪謂瑾之

庭也開元十三年玄宗將封泰山恐突厥入

寇光庭為兵部侍郎言於宰相張說云云說

奏行祠部公以禮承大事謂瑾之祖積也累

之玄宗以壽王瑁母寵欲立為太子積陳申大

理公謂瑾之父傲也字以禮輔東宮而瑾也

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為愛禮

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

學顯於世裴傲有四子至瑾大理之兄正平

節公積子情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

情代第五琦今相國郇公其宗子也情子均

為和三年九月同郇公以孝友勤勞楊于家

平章事封郇國公

邦揚字無遊其門若聞韶護入其廟如至鄒魯

恩溢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

其出於孝悌歟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

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公嘗誌宗直殯謂其撰漢書文



章為四十卷歌謠言議織悉備  
具連累貫統好文者以為工此  
序蓋公在永未召時作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禮記玉藻動則左

書之事即動也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言則右史

以紀自在丘明傳孔氏謂左氏為春秋傳也太史公述

歷古今合而為史司馬遷自序曰卒迷陶唐

著十二本紀作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

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

史公書迄于今交錯相糾糾音莫能離其說

語晉孔衍字舒元以戰國策所書為未盡善

為一錄號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

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耗不明也而後之

文者寵之寵一作襲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

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欲

切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

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第宗直宗直字正夫

也元和十一年從公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

碣裂碣陟格切檣撫融結說文云檣撫捨也博雅



石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成得從  
 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穆天子傳  
 群玉之山先王之所謂策府注指揮聯累圭  
 璋琮璜之狀周禮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  
 圭瑞玉也上員下方刻上為圭半圭為璋琮  
 大八寸似車釭璜半璧。璋音章璜音黃琮  
 切祖攻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第其價可也以  
 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  
 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  
 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為學者

之端耶一無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  
 書吾嘉而叙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宋  
 直也故刪取其叙繫于左以為西漢文類首  
 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  
 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末  
 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  
 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  
 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  
 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



謠由高帝訖于東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  
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  
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列辟  
也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習列  
焉若乃合其英精一作菁離其變通論次其叙  
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一作章  
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決于漢氏決即與  
之相準於是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  
先後為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

楊君凌也先友記云楊氏兄弟者洪

農人憑由江南西道入為散騎常侍凝以兵部郎中卒凌以大

理評事卒用知評事之為凌也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

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



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  
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  
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  
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揚子詩人賦  
麗以則謂靡麗而有法則禮記其聲清越而長言暢而意美謂宜流  
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  
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  
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  
並肩而生唐興以來補是選而不忤者梓潼

陳拾遺

陳子昂梓州射洪人嘗為右拾遺書

始變正

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

莫能極

張說封燕國公謚文貞朝廷大述作

說歿後帝使就家錄其文行於世

張曲江以比興之隙與隙

窮著述而不克備

張九齡韶州曲江人開元

云一本窮字下有作者二字

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

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  
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  
誦于文人盈滿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



文體尤邃叙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  
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夭其  
季年作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  
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  
貞元十八年泰武都符義府符一作何太山羊士  
為安南都護 諤元和三年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  
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  
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  
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

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  
于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  
宜追惜而悼慕也宋无以通家脩好幼獲省  
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  
之所詣以繫于後

濮陽吳君文集序

據傳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

第不書其父之名與文唯載初  
柳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他  
事流永宗元賢其  
才與序所言皆合

博陵崔成務嘗為信州從事為余言邑有聞



人樸陽吳君

吳君系本樸陽後居信州

弱齡長鬣而廣顙

春秋傳使長鬣者謂長須也

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

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

本以是卿相賢士率與亢禮余嘗聞而志乎

心會其子侶

去聲又口旱切與侃同

更名武陵升進士

元和二年

得罪來永州

元和三年武陵坐事流永州

因奉

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

得徧觀焉其為詞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

為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為誅誌弔祭

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

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

鄉而升之天官

禮記王制司徒命鄉論秀升之司徒曰選士論選士之秀

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古之

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于法官

王制命太師陳詩以

觀民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

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

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伏其志

伏一鳴呼有

可惜哉

一字無

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于末



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武陵終韶刺史無子女汭湘

###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隕者隕羽切雖古猶今也

今一作求之於今而有獲焉王氏子某與余通

家代為文儒自先天以來先天睿宗年號元天歲在壬子策

名聞達秉毫翰而踐文昌武后光宅元年九月以尚書省為文

昌臺一本無毫字登禁掖者紛綸華耀繼武而起士

大夫掉鞅於文囿者宣十六年左傳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注掉正也

○掉徒弔切咸不得攀而倫之乙亥歲貞元

也某自南徐來南徐潤州宋執文貺予詞有

遠致又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讀一作續

而乃徼狂疾之功以為名徼古切吾知其奉儒

素之道專矣問以兄弟嗣來京師會于舊里

若瓌瑒在魏後漢應奉字世叔有子瑒為司空

德連魏書應瑒弟瑒成以文章顯○瑒機雲

音梁瑒徒郎切集韻仗梗切又丑亮切入洛吳大司馬陸抗二子機字士衡雲字士

伐吳之役利在三張減價由是正聲迭奏雅引

更和播墳麓之音韻墳音喧麓調律呂之氣



候穆然清風詩吉甫作頌發在簡素文章之

胄曷能及茲況宗兄握炳然之文然一字無以贊

關石貞元十年十一月以浙西觀察使王緯

三十斤為鈞鷹冠銀章榮映江湖則嚮時之

美談必復其始左傳公侯之子某也謂余傳

卜氏之學宜叙于首章卜子夏操斧於班郢

之門班公輸班也郢莊斯強顏耳詩凡若干

首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序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楊凝

功號州弘農人大曆十三年進

士初以吏部郎中為宣武軍判

官貞元十二年自汴朝正于京

師昌黎嘗作天星行以送其來

今自京還汴公作

此序以送其往云

談者謂大梁宣武軍古地多悍將勁卒悍音亟

就滑亂滑亦亂也音切而未嘗底寧控制之術

難乎中道蓋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



以和衆而又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

所以扞城而固圍也詩公侯干城干扞也左

也垂是宜慰薦煦諭煦火羽吁納為腹心然後

威懷之道備聖上於是撫以表臣贊以藝人

書大都小伯藝人表臣表臣表臣之臣藝人道藝之人貞元十一年七月以董晉為宣武

軍節度是撫以表臣也八月以楊凝檢校吏部郎中汴宋毫穎觀察判官是贊以藝人也

參剛柔而兩用化逆順而同道既去夫惡大慤慤

亦惡也遂安有衆故揚公以謀議之隙與

隙對揚王庭貞元十四年冬不踰時而承疑朝正京師

復命十五年春示信于外諸侯時當朝之羽

儀凡同官之寮屬皆餞焉容受童孺公時年二十七

使在末位禮部郎中許公孟以宏才奧學已

任文字顧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

中崔公崔文為時雄允宜首序謂小子預離

觴之餘瀝俾撰後序編以繼之大凡軍旅之

制贊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膺命受簡欲默

不敢故書談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克餘篇云

送崔羣序羣字敦詩唐史有傳



貞松產於巖嶺

貞正也

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

然立於千仞之表

八尺曰仞

和氣之發也稟至和

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貞心勁質用固

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

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

故君子儀之

儀法也

清河崔敦詩

敦詩系出清河

有柔

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物議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直方之誠以

正其性慤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

故日章之聲

禮記君子之道闕然而日章

振於京師嘗與

隴西李杓直

李建字杓直杓卑由切

南陽韓安平

韓秦字安

平泊予交友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

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說崔君之

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

爽差也

求正於韓

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忠焉忘言相視默

與道合今將寧觀東周

東周謂洛陽

振策于邁

詩無

小無大從

且餞于野或命為之序余於崔君

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是合之崔

君以文學登于儀曹

貞元八年羣試禮部中其科

敷于王



庭音甲俊造之選首讐校之列貞元十年  
方正授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載之其  
和書郎末云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僕間歲間如字驟遊邠壘邠壘邠州之界

疆同今戎帥揚大夫時為候奄楊朝晟字叔

八年使韓遊環都虞候成十盡護群校校者以

格軍部用之故軍用答法筆令不吐強禦

亦不茹剛亦不吐下莫有逗撓凌暴而犯

令者沉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麾大將之

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位游環御士寬軍

斬首惡首者百餘人獻甫遂入朝晟加御史

六夫貞元九年獻甫卒鶡冠者仰而榮之鶡冠

以朝晟為邠寧節度使鶡冠者仰而榮之

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之焉徐廣云鶡似

黑雉出上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召文士之

秀者河南獨孤寧貞元十一年署為記室俾職

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

以勇爵論將帥襄二十一年左傳齊莊公豈



濫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寔連舉進士貞元七年寔

舉進士並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寔為山南

西道節度嚴震掌書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

未達而榮如貴仕其難乎哉噫自犬戎陷河

右逼西鄙廣德元年七月吐蕃入大積兵備

虞縣道告勞內匱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饜

投石而賈勇者思所以奮力論者以為天子

且復河壩故疆河壩浙地壩而宣切拓達西戎拓音託

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專弄文墨

為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

而通其得失是將植密畫於借筋之宴發群

謀於章奏之筆上為明天子論列熟計而導

揚威命然後談笑罇俎賦從軍之樂魏建安

曹公西征張魯降之王粲作詩美其移書飛

文諭告西土劫脅之伍俾其簞食壺漿犒迎

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書漢武

帝時唐蒙通夜郎棘中民大驚恐上使司馬

相如責蒙因以文告諭巴蜀民以非上意

燕然之文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



銘炳列于漢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

永州時吳武陵亦坐事流永此序云同吳武陵當作于永也

觀室者觀其隅隅廉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

其中必端莊宏達可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今

若杜君之隅可觀杜君名周士貞元十七年中進士第而中可

居居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太總留

府之政為挂營觀政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古

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

為義府左傳詩書溢為高文慤而和肆而信

豈持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耶詩大雅抑之文

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

為急杜君欲辭爭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濮

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

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于吏部吏部則



必參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為曹謂之甲名書為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關決會驗而視其成成謂成事品式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眾由是吏得為姦以立威賊知以弄權詭竊竄易詭古委切竄取亂切而莫示其實必求端慤而習於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後去其職益遷也有范氏傳真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聞之用以

為是職在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功尉既有成績復於有司為宣州寧國令成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為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為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備孰若安於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矣夫為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偽凌暴以惠斯人而後有其祿庶可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為殿中



侍御史舊史范傳正傳言自渭南尉拜監察  
中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公時為監察御咸悅  
而尚之故為詩以重其去而使余為序

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南容洪州人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既克金

馬一有盈字石渠公孫弘傳待詔金馬門揚雄傳

石渠閣顏師古云石渠在未央殿北以此藏

秘書也史記金馬門宦者署門旁有銅馬故

石渠閣在大祕殿以閣祕書蕭何所造則又

溢于諸侯求達其道故枚乘客于吳西漢淮陰人枚

乘為吳王相如遊于梁帝時以貴為郎梁孝

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鄒陽枚乘嚴忌其或致

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

書臣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謂漢謀逆適

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謂相渤海幸

君既登于太常之籍貞元元年南第又膺邯鄲

之召邯鄲趙地屬北會元戎直道自達吾儕

器其畧南聘天朝相禮述職孟子諸侯朝於

公卿多其儀合度於易于之間禮記檀弓諸



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易謂君禮于謂臣禮雖放生之節

長卿之道無以尚也冬十有二月朝右禮備

復于轅門項羽紀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注云軍行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故曰

轅我同升之友南容與公同登進士第是用榮其趣舍

惜其離曠卜茲良夜詠歎其美比詞聯韻奇

藻遞發爛若編貝粲如貫珠禮記纍纍琅琅乎如貫珠

清響琅音郎交動左右羣公以侍御之往也予

闕其述命繫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士之習為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

於華者嘗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

於詩有年矣吟咏風賦頗聞乎人至于是州

永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糾群吏甚直

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謂判

君敏辛擇而之乎有禮之邦推是道也以往然

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苑論登第後歸觀詩序

苑音苑

八年冬貞元八年余與馬邑苑論字言揚齊大夫苑何忌



後之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轄轄音車軸

又音席必交衽量其志知其達于昭代究其

文辨其勝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朴厚

之質行浮於休顯之聞遊公卿之間質直而

不犯恪謹而不懼交同列之群以誠信聞余

拜而兄之以為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

已足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

之柄戶部侍郎顧少連權明年春貞元九年同趨

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于術藝

之場宣十二年左傳御下兩馬掉鞅而還註

切遊及乎文翰之林莊子恢恢乎風雨生於

筆札生一作交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園視賈誼言

威謂天下園精正視而起園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

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漢儒林傳歲課甲

太子舍人丙科揭于南宮南宮禮部余與兄又聯

登焉余不厚顏懷媿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

告歸荆衡書荆及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

轍轅指秦嶺之路秦嶺南山方將高堂稱慶里開



更賀說文開閭也音翰曳裾峨冠榮南諸侯之邦遐

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董卓作亂王粲避難荆州依劉

表遂登江陵城樓桂枝片玉州刺史武帝於

東堂會送問訊曰卿自以為何如說曰臣舉

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挂林之一枝崑山

之片光生于家是宜砥商雒之阻艱詩周道

如帶以談笑顧眄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然

而景熾氣燠六乙切往即南方乘陵炎雲呼吸

溫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非

兄之所宜私也羣公追餞于霸陵列筵而觴

送遠之賦圭璋交映或授首簡於余曰子得

非知言揚者乎一無字安得而默耶余受而書

之編于羣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爾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九江在唐屬淮南

九道也即江州觀其樂嗜經書慕山藪凝和抱質氣

象甚茂雖在綺紈漢書班伯在綺襦紈袴而

私心慕焉厥後竊理文字先禮而冠禮記



冠遇兄於澤宮之中禮記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

也澤官名觀其德如九江之拜蓋世俗不能移也

自是戰藝三北史記管仲三戰三北鮑叔不以爲怯此敗走也左次

陋巷余亟會于其居易切視其道如澤宮之

遇亦挫抑所不能屈也逾時而名擢太常禮部正元十二年禮部侍郎呂渭知貢舉試日五色賦春臺晴望詩鍊中第聲動

京國士輩仰慕顧眄有耀余獲賀於蔡通儒

氏窺其志如陋巷之會又得意所不能遷也

君子志正而氣一誠純而分定未嘗標出處

爲二道判屈伸於異門也固其本養其正如

斯而已矣吾兄先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貞

確端懿確克雅切不羈俗君子之素也亦既升

名天官天官吏部也告余東游是將乘商於商於

之商州其西二百里有古於城張儀獻商於之地即此浮漢池歷郢城

下武昌復于我始見之地則朋舊之徒含喜

來迎宗姻之列加禮以待舟輿所畧賀聲盈

耳離羣之思行益少矣僕不腆腆善也見邀爲

序狂夫之言非所以志君子也自達而已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觀省序

隴西辛殆庶

殆庶與班肅同年進士公亦嘗有序送之

猥稱吾文

宜叙事晨持縑素以班孝廉之行爲請

貞元十七

年禮部侍郎高郢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

愿而信質而禮言不黷慢

黷音讀

行不進越其

先兩漢間繼脩文儒世其家業

班固自序其言之詳矣

風流後胤耽學篤志之士

耽都舍切

往往出於其

門今夫人研精典墳不告劬勩

劬勩勞也上音渠下羊至

切屬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甲焉家于蜀

之東道其嚴君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

書諸侯朝

于方岳此言方岳謂東川節度使

爲大夫良今將拜慶寧觀

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于南鄭外王父

以將相之重九命赤社爲諸侯師

嚴震字暉周梓州鹽

亭人貞元中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周禮太宗伯云九命作伯韓詩外傳將封諸侯各取其

方邑土苴以今又將亟駕省謁從容燕喜

白茅爲社是又可歌也故我與河南獨孤申叔

喜燕重字子趙郡李行純行敏等

行敏字若千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嘗



讀王命論

班彪所傳

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

之胄歟相國馮翊王公

德宗幸奉天進封嚴震馮翊郡王中書門

下貞元十三年卒見震本傳

震本功在社稷德在生

人其門子弟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

械協公彼生嚴氏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

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

林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談濡翰于素因寓于

辭曰為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脩容

乎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

柳氏本河東人也

家世遷徙莫能就

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關左文士往往

仿佯臨望

仿佯徘徊也音旁羊

坐得勝槩焉吾固翹翹

蹇蹇奮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

生名中叔字子重貞元十三年中第

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

甚達經要才與身長

上聲志益強力挾是而東

夫豈徒往乎温清奉引之隙

與隙同

必有美製

儻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



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為富厚而今也反是  
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  
太簡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  
外者無乎內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為穿也禍  
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  
也詬孰甚焉詬古切於是切磋琢磨磋倉切 磨何切  
礪括羽之道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  
直斬而用之達乎犀甲如此言

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  
其入之不亦深乎○鏃作小切礪音厲聖  
人以為重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  
而欲其遂焉而恒以幼孤羸餒為懼恤恤焉  
遊諸侯求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  
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  
詩禮為冠履以春秋為襟帶以圖史為佩服  
琅乎璆璜衝牙之響發焉璆美玉名出崑崙渠幽切惶乎  
山龍華蟲之采列焉華蟲雜也則揖讓周旋乎宗  
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祿食於世不克稱



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

州作序自可見

士之知感激許與常欲以有報為志者則凡志乎道者咸願為之如趙生庶乎哉來謂余

曰宗人尚書以碩德崇功由交廣臨荊州

指趙宗儒也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東部留  
守三遷為吏部尚書荆南節度使趙昌字洪  
祚天水人貞元二十年三月自國子司業為  
安南都護安南即交州元和元年四月轉戶  
部尚書為嶺南節度使三  
年四月遷荊南節度使仁我若子姓恩禮

義

重厚有賢子為御史好學而甚文友我若同

生歡欣交通我誠樂為之用甚不辭也不幸

遭重痼六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

報尚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

沒每念于是未嘗不盡然內傷

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生血補氣

強筋植骨榮衛之和膂力之剛迨今茲始全

然為人舒幹抗首文翰端麗

敢辭而往以効於戲下

戲大將之旗其字有材足以用  
戲音義亦作麾其言



云爾自吾竄永州三年一作四年趙生亟見視其

狀恭謹愿慙恭一作專觀其跡温密簡靜聞其言

徑直端誠自尚書之為荊州之為一本異政

日至至則趙生喜抃起立喜或作震伸目四顧不

啻若自已而為之者誠宜有報知己之道又

誠宜有大賢而為之知也是行也趙生其將

奮六翱翔千里以為轅門大府之重轅門謂

增羽儀之盛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辭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三

序別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李睦州坐後以赦始移永州公時同武陵皆謫於永序在李睦州至於後

潤之盜錡魚倚切竊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

年李錡者淄川王孝同五世孫以父蔭累遷

刺史浙西觀察諸道鹽鐵轉運使天下推酒

於潤州置鎮海軍以錡為天子即位三年



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遂其不善憲宗即位

不假借方鎮故倔强者稍入朝元和二年錡三表請覲上許之實無行意殺留後王澹等

視部中良守不為已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

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于睦自門及堂

皆其私卒為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辭卒致

具有間盜遂作元和二年十月詔徵錡為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代

潤州叛而庭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初

循既上道盜以徒百人遮于楚越之郊戰且

走乃得完為左官吏左官猶無幾盜就擒斬

之于社垣之外潤州大將張子良等執錡以獻斬於獨柳樹書不用命戮

于杜社為陰陰主殺論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既更

大赦元和三年正月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

里睦州未嘗自言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

忍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聲鏗丘耕切出而鏘千羊切

為之詩然後慊於內慊恨也又慊也苦簞切余固知睦

州之道也熟銜匿而未發且久聞吳之先焉

者焉一作言激於心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

遂繫之而重以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南涪州即南霽雲之子承嗣也傳載承嗣為涪州刺史劉

闕反以無備謫永州後以赦移澧州○

澧音浮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

越語王令軍中有能助寡人謀而退

吳者吾與之共政孤子寡婦疾疫貧病者納官其子官仕也仕其子而教之廩以食之也

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

漢武大初元年初置羽林騎取從軍

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國家寵先中丞

節睢陽死事其子承嗣七歲即授婺州故君自未成

童霽雲死事其子承嗣七歲即授婺州品常

第四人猶曰於古為薄漢北地都尉昂音以

不勝任陷匈奴而子單侯于銚漢文十四年匈奴寇邊殺

都尉孫印其子單以父力戰死事封濟北相

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

于成安西漢功臣表韓延年以其父君之

土田之錫猶挫於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為涪

州杆蜀道勅寇永貞元年八月西川節度行

晝不釋衣不釋甲曰我忠烈胤也期死待

敵敵亦曰彼忠烈胤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



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討羸縮受譴茲郡

茲郡即比二歲朝廷建大本貞萬邦書一人

永州邦以貞謂元和四年閏三月立鄧王寧為太子慶澤之濡洗濯生植

又況涪州家聲之大裕蠱之志易裕父之宜

尤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漢字州之美者十

七八莫若澧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

秩人猶曰且有後命永州多謫吏而君侯惠

和溫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優詔既至而君

適讐於文讐合也文詔令也謂合於詔其往

也獨故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

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

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悱

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為貺則拱

璧大鼎老子雖有拱璧以先鳥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義之任序存義令永州之零陵其去也公序而

送之。一本無之任二子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

說文解實曰觴追而送之江之澣澣詩澣水涯

河東卷之三 四



音飲食之持飲之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

者若知其職乎若汝也其下受若蓋民之役

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

一獮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

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

備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

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

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

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

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零陵永蚤作而夜

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

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

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書三之說

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載考

之以辭

送薛判官量移序薛判官名巽自連

即今鼎州也連與永相接永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怨懟忿



憤懟音隊忿列於上愬於下此恒狀也恒胡

異於恒者其道宜顯薛生司貨賄於軍興之

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

道之可以為勞矣而竟連大獄以至於放始

佐河北軍有勞未及錄會其長不感於貌不

悱於心樂以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其有異於

恒矣哉朝廷施恩澤一有凡受謫者罪得而

未薄作未乃命以近壤薛君去連而吏於朗

是其漸於顯歟君子學以植其志信以篤其

道有異於恒者充而大之苟推是以往雖欲

辭顯難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渭唐宗室子此

過洞庭上湘江湘水名漢志云出零陵陽海山北入江非有罪

左遷者罕至又况踰臨源嶺下灘水灘水今

灘水出零陵出荔浦荔浦縣名不在刑部

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

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

瘴癘後余斥刺柳州元和十年至于桂君又



在焉方屑屑為吏噫何自苦如是耶明時宗  
室屬子當尉畿縣令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  
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局久遊燕魏  
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  
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有獲予  
嫉其不為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  
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觀省詩序

嚴氏之子有公貺者

嚴震字遐聞建中二年十二月拜梁州刺史山

南西道節度使封馮翊郡王四子城協公弼公貺

退自有司踵門而

告柳子曰吾獻藝不售於儀曹之賈

儀曹禮部貨

不中度敢遁其咎詰朝將行願聞所以去我

者其可乎哉余諭之曰吾子以冲退之志端

其趣嚮以淬礪之誠

淬音倅礪音厲

修其文雅行當

承教戒於獨立之下濬發清源

濬音浚

激揚洪

音沛哉鏗鏗乎充于四體之不暇吾何敢去

子恭惟相國馮翊公

貞元十二年震向平章事

有大勲力

盈于旂常

周禮凡有功者書于王之太常太常旗名也日月為常交龍為旂



極人臣之尊分天子之憂殿邦坤隅詩殿天

漢中在西柄是文武若子者生而有黼績梁

肉之美黼績命服也不知耕農之勤勞物役

之艱難越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襄十一年

賂晉侯以歌鍾二肆及其罍磬女樂二候其

門有亞夫之棨戟焉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

之王公以下通用以前中人處之不能無傲

而子之伯仲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退託於

布衣常帶之任如少習然故繼登上科貞元

公弼登第以及於子是可舉嚴氏之教誦乎他門

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慝內訟書負罪引

也論語我未見能見撝謙如此其何患乎賈

之不售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達者有若高

陽齊據者據貞元二偕賦命余序引余朴不

曉文故書嚴子之嘉言編于右簡竊寢貶之

義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元秀才公瑾

士元公瑾書亦謂其有



周乎志者周至也窮躓不能變其操說文躓踳也

音致操去聲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名其或處

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

患矣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行端

而靜勇於講學急於進業既遊京師寓居側

陋無使令之童闕交易之財可謂窮躓矣而

操逾厲志之周也才濟而清詞簡而備工於

言理長於應卒倉忽切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

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柳下惠為七師三黜可謂屈抑

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曷

能如此哉余聞其欲退家殷墟定四年左傳命以康誥而

封于殷墟殷墟朝歌今衛州也修志增藝懼其沉鬱傷氣懷

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

器者越勾踐有寶劍五純鈞湛盧鏌鉞豪曹

劍三魚腸豪曹湛盧吳都賦純鈞湛盧注二劍名也患不得犀兕而剗

之剗之細剖也音切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

宣其利乘其時夫何患焉磨礪而坐待之可

也遂欣欣而去

國史卷之三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孔子曰束帶立於朝

偕計吏而造有司者漢武元光三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者令與

計偕計者上計簿使也偕俱也僅半孔徒之數孔門有三千

數春官上大夫謂禮部擢甲乙而升司徒者

禮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於孔氏高弟亦再倍焉

僕在京師貞元六年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

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

二嘗從俊造之後王制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日

徒者不征於鄉升于學者不征於司徒造士頗涉藝文之事四貢

鄉里而後獲焉貞元九年公始中進士第方之於釣者絲

綸不屬之欲切釣喙甚直懷有美餌懷一作嗜而缺

望獲魚之暮缺望怨望也○缺音決又音窺瑞切則善取者皆

指而笑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

衰衣之徒視子而捧腹者蓋不之知焉一作蓋不

乏辛生嘗南依蠻楚謂荊州也專志於學為文無

謬悠迂誣之談鍛鍊翦截動可觀采故相國

齊公貞元二年正月齊映同平章事至是蓋已死矣接禮加等常為



右客

謝連雪賦云相如未至居客之右

且佐其策名之願

左氏

僖二十三年傳曰策名委質名書於所臣之策

遂笈典墳

笈貢書箱也。笈極

音切又

袖文章北來王都笑揖羣伍文昌下

大夫

文昌尚書省也

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為鼓譽

由是為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

延三北躑躅不振

躑躅直撫切躑厨玉切

豈其直鈞而釣

懷美餌而羨魚者耶若幸生者有司抑之則

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

囊如懸磬

孝齊公伐魯見侯者曰魯國恐乎室如懸磬野無青草

傭室

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棧

道

殆庶往南鄭渴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史記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謂今之閣道也

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曾何然吾聞焚舟而

克

文三年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

手劔而盟者

僖十三年公羊傳公

會齊使盟于柯莊公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

困而往霸心勇氣無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

信

僖三十三年左傳孟明謂晉人曰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刷壓境

之耻

僖十三年公羊傳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

無乃果於是舉

乎往慎所履如志端返

淳遄速也

勉自固植以



遂子之欲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而一作兩不猶愈乎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崔九名策字子符公嘗有與策

登西山詩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爲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爲得異人乎無也唯其所尚文學一作舉移而

從之尚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卽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爲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爲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冤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音解仕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徃復不憚萬里再歲



不就選世皆曰孝悌人也作孝仁一是且不見隆  
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  
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  
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  
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爲文  
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益  
易麗澤允君子以朋友講習鏃礪之事注見豆虛應序空於耳而  
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余作親一讀其書聽其  
言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

而告余以行余懼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  
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

和而叙之叙一作序

### 送蔡秀才下第歸覲序

僕之始貢於京師著者卦之曰是所謂望而

未覩而一作之隱而未見易隱而未見曠乎遠而

有榮者也曠日無光也不今茲歲在鷄首若

合於壽星其果合乎歲在未日鷄首貞元七年

屬辰酉與辰合故至年辛未公在京師壽星僕時悒然遲之謂其誕

九年癸酉公登第焉



慢怪迂是將不然而僅寘於懷耳未克決  
而忘之也後果依違遷就四進而獲卒如其  
言云噫彼莫莫者其有宰於人乎不然何其  
應前定若是之章明也今蔡君馳聲耀譽聞  
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為先登隱十年左傳穎  
考叔取鄭伯之  
旗以而五就鄉舉往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  
殆未及歟故君子之居易俟命禮記君子居  
易以俟命小  
人行險  
以微幸樂天不憂者易樂天知命故不憂  
一本無上五字果  
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學焉夫人牧人南邦君

承

展觀其顏婆娑愉樂之暇則克其經笥茂是  
文苑特焉迺哉焉於  
度切遲速之事則瞽史之任  
吾不及知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一本無  
求益友

字三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漢書廣武君  
說韓信曰兵

有先聲而後實。一  
本用之下有然字非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

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  
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



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音耗亂也目

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

不遺士者偽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

目必專。作目一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

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屠益

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為聲

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為有司罪。余曰。非也。

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

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作不以告或有司之

**過也**。昭十九年穀梁傳子既生不免乎水火

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

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

不舉。有司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

之罪也。即上云有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

況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

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仗

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入之道

歟。將行也。余為之言。既以遷其人。又以移其

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序畧

自命鄉論士之制

命鄉論秀上升之司徒壞  
曰選士出禮記王制篇

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于京師京兆尹歲

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

下取其殊尤以為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

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

中書高舍人備位于禮部攘袂矯枉痛抑華

耀

高野貞元中遷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知  
貢舉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譽薦以動有

司貢部凡三歲甄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為

衰

首京師之貢者

首一作會

再歲連黜辛生以是

不在議甲乙伍中其沉沒厄困之士闔戶塞

竇

禮儒行儒有華  
門圭竇竇穴也

而得榮名者連吟而起

說文

吟井田問陌  
也止忍切

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否也

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

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遊又不為

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

之果為不祥也有是夫既受退告歸長沙

長沙

潭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其初而退返



吾甚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幸  
生又不能已故畧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四

序

送從兄備罷選歸江淮詩序

史傳年表公從

元兄備無見焉其曰從姪也貞

伯氏自淮陽從調

詩伯氏吹埴仲氏吹篴伯仲兄弟淮陽陳州調選也

抵于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攝衽而退

謂歛衽

也襟顧謂宗无曰昔吾祖士師柳下惠生于衰

周與道同波為世儀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

去孔氏稱之

語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遺佚而不怨



厄窮而不憫孟子贊之今吾遑遑末路寡偶

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不敢折其志戚

其心遵祖訓也然而闕脩隨之養脩謂泔

則董萱粉榆兔藿滫瀡以滑之注藜人漉

庚釜之畜論語子華使於齊冉子謂其母請

六斗四升曰釜逼迭無成逼筆力切東轅淮

湖雖欲脫細故於胃中味道腴於舌端勉脩

厥志懼不恒久恒胡切子當慰我窮局之懷祛

我行役之憤博之以文論語博我以禮發於詠

歌吾非子之望將誰望焉宋无再拜曰夫聞

善不慕與聾瞶同見善不敬與昏瞽同知善

不言與嚚瘖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

柔儒之茂質恢曠之弘量敢不敬乎有述祖

之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覩徽容而敬

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

適為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

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為後序終

焉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公高祖諱子貞徐州長史此序

首云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其別蓋自此然謀之父祖年表譜系皆闕無所稽焉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適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眾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為京兆從事公為文詞公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為文詞公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棄去為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

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

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藝種也養有牲

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禮

則棗栗飴蜜以甘之苴薑視寒煖之宜其隙

隙與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

相勵也過永州為吾留信次莊三年左傳凡師一宿為舍再

舍為信過見道其所為者凡士人居家孝悌

恭儉為吏祇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

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

具



白之勞和安而益壽和安一作安和兄弟術術以相

友術術樂也空旱切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

則謀之去進士為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

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

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虜吾宗不振久矣

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

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

於管仲其為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

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

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

管晏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

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云云則謀之為人也有志字其

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謂永築

室茨草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

以酒甘終為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

荅下媿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

友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

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國語單襄公謂魯成公曰高位寔疾顛厚



味寔而至於耶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為  
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欲羨之豈復  
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為日聞於人吾  
恐謀不幸又為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  
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  
事雖履吾跡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  
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  
者其為望乎爾

送解序

解公之族屬也。解音懈。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  
居尚書省二十二人永徽二年柳遭諸武以  
故衰耗爽為武后所惡貶愛州武氏敗猶不  
能興一無武氏敗為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  
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登字伯成並為禮  
部屬公為禮部員外郎吾黜而季父公綽更  
為刑部郎公綽字起之温之子以吏部員外  
部郎中○刑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為文雅者  
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其復興



乎一無其字自吾為僂人僂與戮同刑也居南鄉後之頽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墻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澥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太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

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昌黎銘公墓云舅弟盧遵

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厚之斥遵從而家逮其死不去觀公此序信然矣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為大儒兄弟

三人咸為帝者師

盧植涿人後漢時為尚書植子毓魏司空毓子璉晉

侍中璉子志中書監志子謀司空從事中郎四代有傳謀子偃偃子昭昭曾孫靖靖三子景裕辯光皆為帝者師號帝師房景裕魏國子博士齊文襄帝師辯西魏侍中尚書令周



武帝師光西魏侍中將作大其風之流者皆

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也一本作余弟子也癢

而不肆巽而不懾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禮記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

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搖以文采以余棄于

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

義悖音佩又蒲沒切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棄也適

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為京師

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光

大時御史中丞裴行立為桂管觀察使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

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奮翼鱗

一無字乘風波以游乎無倪倪分往哉其漸乎

是行也

送表弟吊讓將仕進序呂渭字君載河中人貞元

中為湖南觀察使四子温恭儉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饑羸寒蒙難抵

暴梓抑無告說文梓持頭髮也昨沒切以呼而憐者皆飽

窮厄恒孤危詭詭忡忡詭音怡忡救中切東西南北



無所歸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吊氏子名讓，生而食肉，厭梁稻，欺紈縠，幼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粹然憐天下之窮阡。說文：阡，田民也。與垵同。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成在其內者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已。鑠，灼切。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為賢也，莫尚焉。吊氏子

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程，式也。以為直道，值，一作其。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而蔬，不丐買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于仕，庶施吾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存，一作好。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而下一本，又有且字。又當主上興



太平賢士大夫為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為決子其行焉

元和十年讓中第

陪永州崔使君遊宴南池序

使君崔

永而卒公嘗誌其墓及以文祭之有云某等咸以罪戾謫茲炎方公垂惠和枯槁以光鳴鑾適野汎鷁公湘廣筵命樂華燭飛觴興此序意同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麓山也其崖谷

之委會委會水聚處則泓然為池泓下深貌灣然

為溪灣水曲也其上多楓柟竹箭柟字即哀鳴

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蘘芡雞頭芰小荷蒲蘘芙蓉音

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澹灩搖動也

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

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

既樂其人又樂其身干暮之春徵賢合姻登

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



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

羽觴飛翔，匏竹激越。匏瓠也。可熙然而歌。婆

然而舞。婆然舞貌。持頤而笑，瞪目而倨。瞪目直視也。直陵丈

證二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

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

當歡而悲者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

而席之賢者率皆左官蒙澤。左官或作左謨。方將脫

鱗介生羽翮，夫豈趙趙湘中。趙千資切。為鷦

穎客耶。顛音焦。穎音悴。余既委廢於世，怕得與是山

水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愚溪詩序

公嘗與楊誨之書云：方築愚溪東南為室，而此言丘

泉溝池堂溪亭島皆具序當作於書之後所謂八愚詩今逸之

可也。

灌水之陽。羅含湘中記有灌有溪焉，東流入

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為冉溪。

為一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冉。

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

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說苑齊桓公出獵入山谷

染



中見一老公問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今予

家是溪而名莫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

涿泗之間斷斷如也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

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

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

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

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

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

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

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樂五切今是溪獨見辱

於愚何哉蓋其流世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

多坻石坻小渚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

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

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穽武子邦無道則

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

為愚者也二事並見論語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

道而違於理悖於是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

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

事



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于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婁秀才名園南公集有酬婁秀才病中見寄詩有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詩有送園南遊淮南將入道序今有此序

君子遭世之理則叩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  
遜隱之志息焉於是感激憤排論語不憤不  
啓不排不發  
思奮其志畧以効於當世故形於文字故一作以  
伸於歌詠是有其具是下一  
有故字而未得行其道  
者之為之也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  
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為文而歌之有求知  
之辭以余弟同志而偕未達故為贈詩一無  
以字  
以悼時之往也余既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  
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



俟夫木鐸書曰道人以以間於金石間厠大

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寺在永州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

大江連山其高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遂伐木

為亭公有西亭以臨風雨觀物初而遊乎顯

氣之始氣一作氛間歲无克已由柱下史周藏書

柱下史因以為官名老聃嘗為柱下史周秦亦謫焉而來無幾何以文從余者多

萃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已欲志

是會以貽于後咸命為詩而授余序昔趙孟

至於鄭賦七子以觀鄭志襄二十七年左傳

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

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

使後世知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

文也而傳于世庶乎其近於古矣

序飲梁无蘇本題曰序飲序

負小丘卽上云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



溪石上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

銛鉅潭西小丘

記云其石之突怒偃蹇爭為奇怪者不可勝數其歎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

離坐其背

禮記離坐離立注云離兩也今此離坐與記不同

實觴而

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

詩賓之初筵既立之

監或佐之史注云立監以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

當飲者舉籌之十

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涸于狀

說文席涸也狀伏流也

涸胡雷切

不止于

涸小渚音

不沉于底者

過不飲

有過下字

而涸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

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

眩與同

若舞若躍速

者遲者去者住者

住一作留

眾皆據石

位一有注視

權亦以助其勢突然而遊

突陀沒切

乃得無事於

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

也一涸一止一沉獨三飲眾乃大笑驩甚

婁生

未必拙眾人未必巧或飲或不飲者溪流不可必而人事有幸不幸也士有操名宦之籌

以角勝負於世途之風波者

余病痞

痞腹內其為幸不幸又可勝計耶

音部不能食酒

漢于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鄙切其酒猶云

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

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



拜以為禮者有叫號屢舞詩或不知叫號又

載如亂我籟如沸如羨以為極者詩云文王

豆屢舞傲傲有裸裎袒裼以為達者孟子雖

殷商如蝸如有裸裎袒裼以為達者袒裼裸

程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公意蓋謂嵇阮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數糾逃

而為密者朔數音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

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

糾逃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於以

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

後之人

序碁

房生直溫與予二第遊公二第宋皆好學予

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

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碁二十有四西京雜

帝好擊鞠為勞求相類而不勞者遂為彈碁

之戲今人罕為之有譜一卷盡唐人所以為其

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其巔為小壺四角

微隆起李商隱詩云玉作彈碁局中心最

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云彈碁局上事最

妙是長斜今譜中具有此法子厚序碁用二

卽此戲也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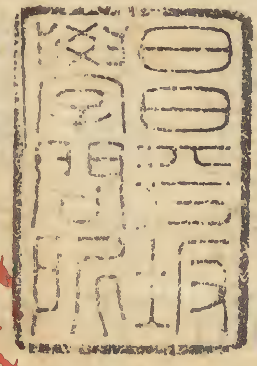


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  
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  
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  
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  
慄焉慄焉慄一作慄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  
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  
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  
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  
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賤

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易以遂以遠焉然則  
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某  
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  
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心一有敢議  
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  
者歟一本作有氣不揚其得於賤者有不貌  
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  
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  
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



叙 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慕者故



戊戌臘

春信滴露



